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至五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七

從事中郎　府掾

府屬　諮議參軍

公府舍人　記室參軍

府參軍

從事中郎諸府附

魏志曰韓嵩字德髙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下黄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從事中郎

吳志曰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躭學善詩書三禮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導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

從事中郎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將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又曰嵇紹字延祖方直儒雅為衛軍從事中郎

虞預晉書曰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學涉有具為秘書郎避亂南渡遂為中宗從事中郎甚見器遇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萬少而才器俊秀太宗聞其名

取為鎮軍從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為廣州刺史其弟應靜為太傅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靜不泣抱朴子以為各得其宜

府掾 諸府附

史記曰倪寛為廷尉史為人温良有廉智張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而寛為掾

漢書曰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尚

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東觀漢記曰吳良以清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為西曹掾數諫王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續漢書曰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漢舊注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為百石云

魏志曰董尋字文輿為人忠直為軍謀掾青龍中上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令臣自知言必死而

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其死何損且臣不欲生矣是以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

陛下

魏志曰令狐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會太祖攻破鄴圍毛城城破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閲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

蜀志云馬良字季常為左將軍掾後使呉良謂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

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良通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吳志曰張温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

晉中興書曰荀闓字道明有清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以為掾

又曰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温語人曰

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典畧曰趙戩除萬年令遂遭三輔亂客荆州劉表以為賔客是時白衣平原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訕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所謂鐵則干將莫邪木則猗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國掾

殷氏家傳曰殷泰字子平為文皇帝車騎掾委以書記上歎曰非惟秋兎之毫乃是鷹鸇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謝仁祖同為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命為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顧謂諸客曰使人思安豐安豐王戎封也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門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府屬諸府附

漢書曰谷永字子雲為長安吏後博學經書有茂材除

補御史大夫屬

華嶠後漢書曰陳寵以時俗三府掾屬不肯親事但出入養虛故寵獨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不良吏得生因緣以致輕重及制撰科牒詞訟比例事類相從以塞奸源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又曰胡質字文德少與蔣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間任州

郡濟為别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寧有孫子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為丞相屬

臧榮緒晉書云劉沈字道真世為北州名族愽學好古辟衛瓘屬

范亨燕書曰鮮於休有才器使幹辟為左光禄大夫曹屬

諮議參軍

齊書曰張岱歷為三府諮議典籤主率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以報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南史曰栁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遥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耶遂自殺

公府舍人

史記曰李斯上蔡人也為丞相吕不韋舍人

漢書曰爰盎字子絲楚人也為將軍吕禄舍人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衛青也後使刺

三河奏事稱意為京輔都尉

干寶晉紀云閻讚為人鯁直不畏强禦初仕為太傅楊

畯舍人

記室參軍

魏志曰太祖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

鍾會以中郎在大將軍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時人謂之子房

吴志曰孫惠以書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之以勤王匡世之畧辭意甚美越省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丞少而冲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勑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嫻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又曰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

又曰孔寅字舒元中宗命為安東參軍專管記室時書命殷積寅每稱職

沈約宋書曰孔顗署衡陽王義季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為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顗學不綜實性又疎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闈假吹之由方斯非濫

三國典畧曰顔晃字克明瑯琊臨沂人也少孤貧有詞彩解褐梁邵陵王綸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常

使於府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
答曰猶少於宫中學士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梁
元患之及使晃管其書翰仍謂龕曰顔晃文學之士使
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禀
後周書曰栁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草表
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右彌
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
房宜製此表以革前獘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

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澹専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
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
唐書曰李巨川字下已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
故相逢吉之姪曾孫父偱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
符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禄仕乃以刀筆
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
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殄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

巨川文思敏速斡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畧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以才自護曹洪聞其有才欲使報荅書記瑀不肯榜笞瑀瑀終不屈洪以語曹公公知其無病使人呼瑀瑀乃惶怖詣門公見之謂曰卿不肯為洪且為我作之瑀曰諾遂為記室

世說曰太原孫楚字子荆為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

又曰郗超王珣並以雋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

超為記室參軍桓時為荆州超為人多鬚𤦺形狀短小於時西人為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府參軍 諸府附

魏志曰張範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謂文帝曰舉動必諮此人世子執弟子禮

又曰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備九錫以彰殊勲密以諮荀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

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
心不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留或以侍中光
祿大夫持節參丞相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
憂薨時年五十
又曰曹休字文烈蜀主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
征之以休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師也
洪聞此令恒委事於休
又曰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

多共不恊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誨諭遂相親睦

又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參軍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如舊法昱曰誅降不義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趨入特引見昱昱曰凡專命者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文帝答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

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也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為相國參軍府朝碎事未嘗少見是非至於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孫楚字子荆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器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涓字宣伯容貌簡素頹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

遂言必有中高祖為大將軍涓再參軍上信重之

臧榮緒晉書曰庾敳字子嵩參太傅軍事從子亮少時見敳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異敳處其中常自神王

晉中興書曰郄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俶儻高雋籠蓋當時時人為之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德絶倫郄景興交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義理大司馬桓温取為參軍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超相見常

謂不能測也

又曰薛兼為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中宗即召闓為安東參軍

又曰中宗之為安東取周訪為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為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仗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聞中

宗大驚怒不問格鬬之罪

又曰蘇峻反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温嶠治兵潯陽咸以衆少賊强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絶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强易弱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交命始解褐參議軍事

又曰阮孚字遥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為安東參軍蓬髪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又曰鎮府將軍劉弘以陶侃為長史謂侃曰我昔為羊太傅參軍羊公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我今相察亦復然也

沈約宋書曰宗越同栁元景北伐領馬幢主隷栁元恪有戰功在景後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征伐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宋書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

仕宋為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恱

梁史曰沈顗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顗内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顗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志既無用于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

墳索自娱

後秦記云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温温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狐居南曰狢何所問也

後周書曰梁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

文章志云顧凱之字長康愽學有文章性遲鈍為桓温參軍甚被親昵温嘗語人云凱之體中有癡黠各半合而論之只平平耳

干寶司徒儀曰行參軍之職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彈劾通違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世語曰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此當相助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其一句云娵子瑜反隅躍清池桓問娵隅何語答云蠻名魚為娵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為蠻語隆答曰千里投君始得為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魏武選令曰令詔書省司隷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闇政

世說曰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後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王大怪笑陶叅軍乃復寫人詩陶愧

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諸葛亮與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輙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未有忠於國如是者故亮得以少其過也

孫綽為功曹參軍駮事牋曰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內駮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直繩違而已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八

司隸校尉 州牧

司隸校尉

通典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辯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其盜賊

漢書曰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間者何久濶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許章相連豐欲奏劾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馳去豐奔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遂收豐節也

又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鈎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閉拒使

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有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得減罪一等

又曰蓋寛饒字次公為司隷校尉常步行好直言犯上無所廻避

又曰王駿為司隷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東觀漢記曰鮑永為司隷校尉時趙王良從上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

召門候岑遵叩首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往臨故中郎將來歙之喪車駕既過須臾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門候岑遵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遵帝城門使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走馬頭前失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後漢書曰鮑昱為司隸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又曰鮑永為司隸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不避强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子昱復為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世祖遣問昱曰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上曰吾故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又曰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而逃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

付獄殺之讓訢究於帝帝詔詰膺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懼以淹留為譽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惡帝謂讓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也

又曰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材器稱孫安世魯相三

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又曰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輔乃止

續漢書曰陽球字方正漁陽人也少有勇氣為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秉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爾耶尋為司隸明日詣闕謝恩甫時休下在舍球表甫罪收送洛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見收

又曰羊融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僚莫不敬憚

又曰百官志曰司隸校尉一人二千石孝武時置持節常察舉百僚以下及京師近都犯法者

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糺罰松下車閉閤不通私書不與豪右相見姦慝犯者輙死奏馬氏三侯羣豪歛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糺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

郡國無不統陛坐見諸卿皆獨席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驟起帝舩迴到宣舩在後淩波而急進羣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鍾會為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興廢無不畢綜

晉書曰傅玄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宫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按本品

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宫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已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臧榮緒晉書曰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辭旨懇切上不聽勑使者逼就拜授咸慼傷鯁咽以

身無兄弟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咸卧病治職時朝廷寛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牣攻篡囚徒掠奪市道公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憚之數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按謇愕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

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晉諸公贊曰劉毅字仲雄為司隷奏太尉何曽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佗等所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覩風投印綬者甚衆皆以為毅能繼諸葛豐葢寛饒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隷見與者公無以為憂
唐書官品志曰司隷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廵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

政三察豪强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止禁者四察水旱蟲灾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内盜賊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材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廵郡縣十月入奏

英雄記曰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惟有蓋元固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餅即賣一餅以殯其餘銀及素書着腹上咒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得近惟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内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驄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

詋因自曰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櫬視銀書如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隸及其為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傅咸集叙曰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州牧

漢書曰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續漢書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贍饑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抱子兮妻失夫賴有皇甫兮復安居

吴志曰呂範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人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也其居家服飾窮極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呂岱傳廖式作亂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晋書曰張茂為凉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髙九仞武陵人閆增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增妖妄

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增稱先君之令何為妖乎太府
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惟當弘道業不宜勞役崇
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物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
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又曰張駿為涼州牧刑清國富羣僚勸進稱涼王領秦
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
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為王
北史曰裴俠常與諸牧守俱謁周文文命俠别立謂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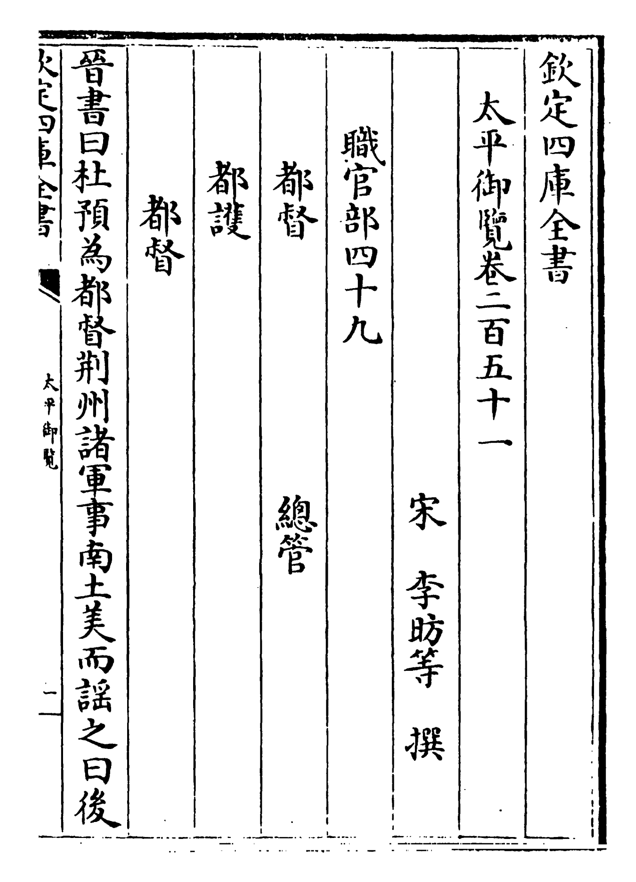
牧守曰裴侯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嘿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懽服馬號為獨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二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

後周書曰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令守長非通六條計

帳不得居守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四十九

都督　總管

都護

都督

晉書曰杜預為都督荆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謡之曰後

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陶侃為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荆州大饑百姓多饑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使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頼

又曰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招擕以禮懐遠以徳吳人悅服呼為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

南皆懷歸附

又曰陳勰為陶侃廣州刺史侃夢有司馬以鎧與侃勰以為司馬國姓鎧者捍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除都督交州

又曰張實都督凉州下令曰忝繼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間而有成濟之事

又曰劉胤代温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躭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悦曰今大難之後綱紀頻絶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

變必有内患悦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肩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禄惟資江州運漕而肩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肩官書始下而為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彛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授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

北史曰賀蘭祥除都督荆州刺史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耶命所在收藏時夏亢陽即日降雨

唐書曰宋璟轉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吏下懐惠立碑以紀其政

又曰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頼焉

總管

後周書曰長孫儉為荊州總管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又曰赫連達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守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

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北史曰韋孝寬為延州總管凡罝至州與孝寬相見將別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罝罝以其華飾心不欲之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歸吾之操雖不逮前烈然捨舊策新亦非吾志也乃乘舊馬以歸

隋書曰元褒為凉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刼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寛其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

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臣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臣不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無所逃責臣又言不受賂使者後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絏横及良善

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

又曰元景山為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直等聚結亡命每為刼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遂捕之迴洛季直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跡稱為大治

又曰韋世康嘗因侍宴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截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

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
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惟置
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并親王臨統惟荊州委於世康
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静百姓愛悦合境無訟
又曰韋藝遷營州總管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
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薛道衡聲名籍甚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
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而檢校襄州總

管道衛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隂晩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氓俗令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鐶金帶一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

又曰樊子盖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又曰令狐熈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巳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

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康郡公熈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熈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

又曰李安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

先鋒大破陳師髙祖嘉之
唐書曰田留安拜魏州總管劉闥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兇人咸懐異志凡諸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凡有白事者無間踈逺皆至卧内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為國守自宜一心無為疑貳也必欲棄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誡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

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州人苑竹林者劉闥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關竹林感其意遂歸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劉世讓拜廣州總管將之官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比數南冦者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臣計者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貯金帛有來降者厚賜賞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

馳驛至彼善為經畧世讓於是以兵臨馬邑髙滿政以其地來降突厥患之遣曹繁陁來詣中國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由是得罪籍沒其家及突厥來降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都護

漢書曰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小王將十三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漢

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故號為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為安遠侯漢之號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也

又曰段會宗為人好大節立功名為西域都護與谷永相友善永憫其老復遠出與書戒之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傾吾子因循舊貫無求奇

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又曰元帝時甘延壽為西域都護陳湯為副郅支單于數困辱漢使湯與延壽謀曰郅支所在絶遠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從烏孫直指其城可以成功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竪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陣法之名也即日引

軍分行斬郅支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封茂成侯湯封關內侯功大賞少為石顯匡衡所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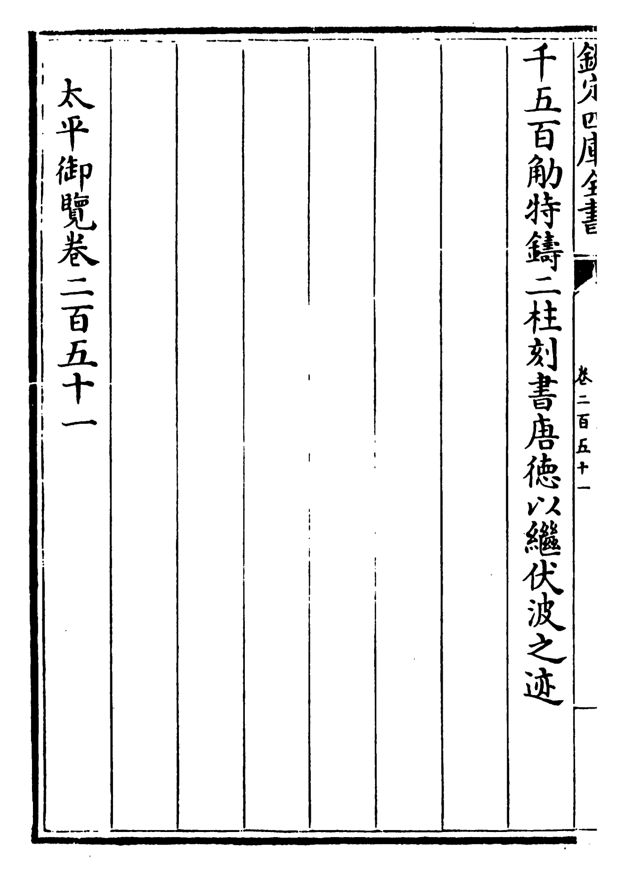
應邵漢官儀曰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省都護令戊巳校尉領之

沈約宋書曰初漢宣帝置西域都護以加騎都尉若諫大夫護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使至獻帝

建安中魏武相漢遣大將外出督十軍二十軍者始號都督曹表張楊之徒雖以三公假節州郡然無都督之號也三國時亦有都護中都護左右都護將軍兼督諸軍猶是舊制意也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始都督中外諸軍事總諸軍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大都督之號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時有也吳朝鎮將總兵亦曰都督大將軍出為二部則曰左右都督分武昌為兩部亦曰左右部大都督其總

一者則曰大都督又繞帳羽林無難之屬隨事有督無常號也至諸葛恪以下輔政乃都督中外諸軍事闞雲長在江陵亦督軍州至張飛姜維亦為中外都督如吳魏也晉氏以來宰相任重者為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加大都督之號凡諸都督雖軍號有輕重無假節也

唐書曰馬總為安南都護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



千五百觔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

尹 少尹

留守

尹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漢書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者正也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廣漢為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又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更不得去鉤距者設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

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吏受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捕治具服康明威制豪强百姓追思至今歌之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逕來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

驗治何人竟得奸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貌甚似戾太子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或曰在長安中或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為妍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然不得大位為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之

又曰張敞入為尹一日捕諸偷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也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為京兆尹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之者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於朝廷

又曰張酺入為河南尹竇景之家人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黄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思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顧引賍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楊彪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𩪿辜搉䣋見靈帝紀彪發

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又曰延篤字叔堅及邊鳳皆為京兆尹並有能名語曰前有張趙後有邊延張趙即廣漢及張敞也

又曰梁冀為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濕

又曰王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

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

謝承後漢書曰周暢字伯時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袁崧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成周周之

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守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禁令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者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息

又曰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宗畿兼古

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
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前尹司馬芝舉其
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
以收一時之聲蝦立司馬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
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
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
者蝦各舉其良而用之分官曹之職以次考核之其治以
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而不可犯見理知情獄訟不任

夏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者也

又曰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教羣下曰蓋君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

又曰劉馥字子靖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以書與子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當民之衕日引月長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彦輔為河南尹故郡中前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户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墻孔得狸乃絶代者乃相承入止

又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中正才絡治化其以純為河南尹

又曰劉隗補丹陽尹雖在外而萬幾秘密皆預聞之
晉書曰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晏者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東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道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

篤誠才兼外内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晉中興書云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内史為丹陽尹

宋書曰劉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

唐書曰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為京兆尹總理衆務

又曰鄭珣瑜出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降誕

日珣瑜到即後於是乃送所獻馬費印於路以例告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過時遂不獻

又曰郭英乂時嚴武卒元載薦英乂代之遂兼成都尹充劔南節度使英乂到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舊宫置為道士觀内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有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及圖畫悉遭毁壞見者無不憤怒

又曰英乂爲成都尹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

又曰許孟容爲京兆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歳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及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横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

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設鉤距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機變往往有類於西漢趙廣漢者

又曰李傑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

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粮運不通傑奏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又曰柳仲郢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何取類耶

又曰蘇震為太常卿聖歳東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違

其心選勤舊勳賢為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仍充東都畿甸觀察使

英雄記曰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畢下於卓惟京兆尹蓋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

李燮別傳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之乃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郃別傳曰鄧騭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

之上及隲兄弟亦欲用難便名拜下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為之必不可為後法公舉司隸羊浸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我故我不得尹耳

莊子曰孫叔敖能以爵禄為已害故三為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變

語林曰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

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若孔敎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璪臣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割截耶庚愧不能荅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干法者廷理釋之子文責之曰吾豈為私意耶何廷理之駁於法也不寘刑地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

不聽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楊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兹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梁邵陵王爲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忝纍典況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畜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梁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緤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雷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罕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少尹

唐書曰李憕為東京少尹時蕭㐲為尹依倚權貴澁事多不法憕以公正直之人用緊賴又道士孫甑生以左

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恡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書曰李承勲累遷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勲往使伺其釁端承勲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勲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悦拘留於獄數日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勲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勲竟没於燕中

留守

東觀漢記曰和帝南廵祠園廟張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

後漢書曰車駕征張涉留伏湛居守時烝祭高廟冬祭曰烝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免坐

吳志曰孫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賊盜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晉書曰張方刼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

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

又曰荀頹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内外晏如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廟社稷安者實卿之功也

隋書曰楊瓚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重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

唐書曰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横恣弘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聖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

又曰武后垂拱中文昌右相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収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又曰柳公綽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禄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且曰朝貢所經過守帥每假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亦出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綽獨使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勞馬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晏以常禮及市馬歸竟不敢有所犯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一

内史　郡丞

郡參軍　督郵

内史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公孫弘為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

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顯為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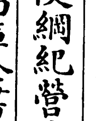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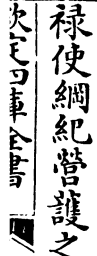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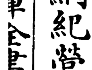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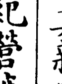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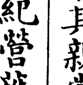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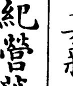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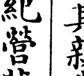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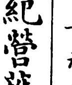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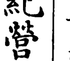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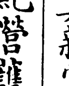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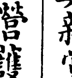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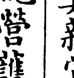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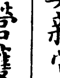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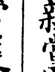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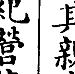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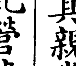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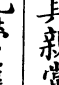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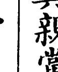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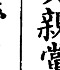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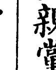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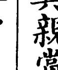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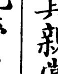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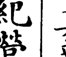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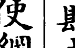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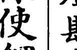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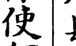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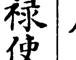
漢書曰倪寛遷右内史寛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六輔為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内也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右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最上由此愈奇寛

晉書曰孔季恭為吳興内史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

為崇君居郡事竟無害也

又曰王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營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饑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梁書曰顧憲之為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生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為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輙云先亡為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惟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為安成内史郡自宋以來兵亂相接府舍稱㐫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虚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

又曰傅昭為安成內史郡多猛獸為害昭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

又曰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為臨川內史鈞體多疾閉閤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刼盜皆奔出境

又曰伏暅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人懐帝善之

隋書曰樊子盖為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

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也

唐書曰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及王善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也拜為内史

郡丞

漢書曰黄覇為潁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其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又曰黄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為丞處職當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東觀漢記曰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黙然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觧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病卒時年七十餘

又曰趙典兄子温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謝承後漢書曰劉平為濟陽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

漢名臣奏曰張禹奏曰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將簿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合縁以臣下各得盡心竭誠而事公明

王隱晉書曰范晷字彦長南陽人僑居清河仕為郡五

官後為河内郡丞時裴叔則為河内郡知之為裴所伏後為侍御史

隋書曰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歳饑穀米湧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歳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之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

又曰王文同為栢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短前

後守令咸憚之丈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剗木為大橛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露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

唐書官品志曰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户郡丞並六百石

汝南先賢傳曰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廵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

請去師事徐州刺史盖豫明經舉孝亷拜郎中

晉陸機奏曰伏見司徒下諌議大夫張暢除當為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歴郡守惟暢陵遅白首未齒而佐下藩遂蹈汚濁於暢名實居之為劇前後未始有此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詺暢既為是人所稱便差代

郡參軍

晉書曰阮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

不以王務縈心

北史曰盧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頃人頼其利

晉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内但共談笑今既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耶

督郵

韋昭辯釋名曰釋云督郵主諸縣罰以負督郵殷糺攝之也

漢書曰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在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辭問甚奇其對使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又曰孫寳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勑曰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寳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寳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方横道不宜復問狐狸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後墻為小户不敢犯法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南陽棘人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令

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復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即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

又曰虞延陳留人光武東廵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盖上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陛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後漢書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上公已下糺察因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

又曰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

司馬彪續漢書曰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受民鷄

酒府下記考之意封還記詣閤白見以春秋責重先內後外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宜先清府內且闊細微太守賢之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謝夷吾字堯卿為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便大哭以三百錢為禮便歸倫問其故對曰三十日中當死故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又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

許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倖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世

又曰聞人襲為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艫皮以自覆不受飲食之費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擁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寵糺焉朔等請罪不復侵掠

又曰高唐隆字叔平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

太守薛悌命為督郵督軍與悌爭名悌面呵之隆按劔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列異傳曰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畧案行到懼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住宿去火誦詩書五經訖卧有頃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劔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

毛持火燒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間得魅所殺人髮結數枚於是亭遂清淨舊說狸髡千人得為神也

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績以饕餮穢汚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敺績績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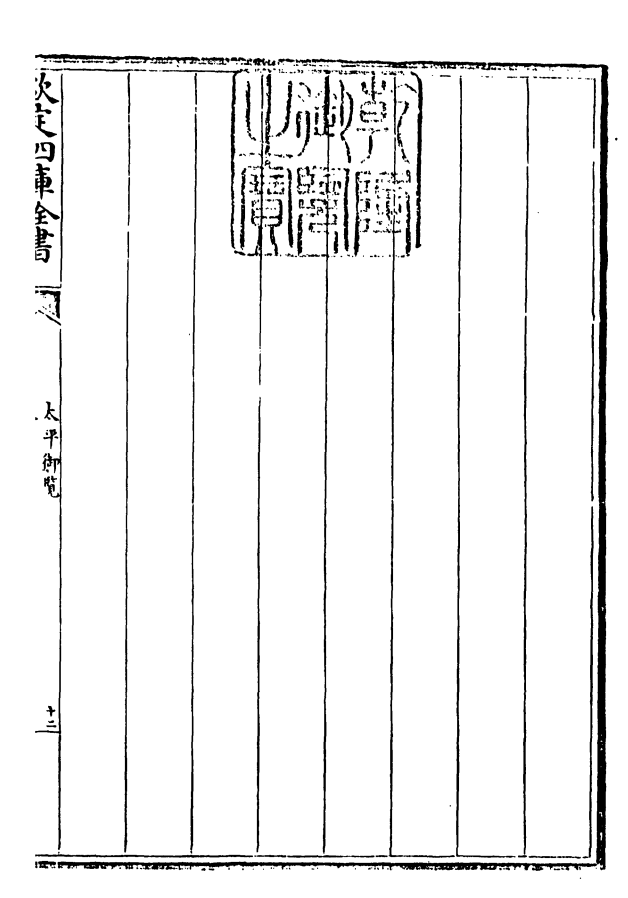
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撓之節頗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為中部

督郵時唐衡恃豪貴京師號為唐獨語遣賔客至蒼梧頗不拘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髠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主簿伏閤曰此人無故賣買既侵百姓汙辱婦女徐徵上念明政據刑申耻令便治之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賔客耳太守荅知徵為是迫不得已

會稽先賢傳曰茅開字季闔餘姚人為督郵平決厭衆心嘗之部歷其家不入門當路向堂朝拜府君益善之

鍾離意别傳曰汝南黄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黄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其所臨户四千餘人後日府君出廵灾情百姓攀車啼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馬融長笛賦序曰融既博覧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卧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聞甚悲遂作長笛賦云爾


乾隆御覽之寶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三